

在海口、儋州，走过千年东坡泉井



苏轼指凿的双泉之一——浮粟泉，被誉为海南第一泉。



儋州中和，造福坡井村人900余年的“东坡井”。

□文清 文/图

苏轼一生，执念百姓苍生疾苦，其中多与水有关。无论在杭州、颍州、徐州等地主政，疏运河、筑堰闸，浚西湖、救洪灾都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政事；即便是在岭南、贬谪“南荒”被逐流放，也是浚湖修桥、引水凿井，虽身不由己但也整合各方资源竭尽所能。在他最为艰难的海南三年，苏轼每到一地都留心解决民众健康饮水问题，他帮助勘察找到的甘泉、水井，至今大多犹在，福泽千年，留下一路关心民众疾苦的民本情怀和政声人去后的坊间美谈。

年初，赴儋州、三亚考察图书中心和媒体融合中心建设，利用交通转程的间隙，短暂走访东坡当年途经海口、贬谪儋州的部分遗址地。匆忙行走，简略寻访，记下一些东坡先生在海南海，惠泽民生的那些与水相关的事物痕迹。

琼城甘泉缘情深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六月，原本已经在岭南惠州白鹤峰上买地建房，希望一家在此团聚“作终老计”的苏轼，却因一句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的诗文，再次触怒朝堂之上政敌的嫉妒之心。敌意者看不惯谪居白鹤峰上苏轼的诗意人生，一纸谪令，将其再贬海南昌化军安置。

年过花甲的苏轼，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一起仓促出发，继续朝南，孤舟飘摇，穿过风高浪急的琼州海峡，前往荒岛海南贬所。

苏轼从徐闻出海，自澄迈登陆，先到琼州府署琼城，也就是今天的海口办理谪居手续，然后再经澄迈老城、临高，最后到达被贬地昌化军。三年后，苏轼遇大赦北归，再次路过琼州府署。尽管途经琼城时间很短，但苏轼为琼城留下的，其中就有至今泉水仍然清冽的双井大礼。

海口，史称琼城，也是苏轼当年贬谪之时的海南琼州府治所在地。利用考察转程的空档，我们在下午五点左右，匆忙走进美舍河边的五公祠。五公祠内，绿树成荫，建筑高低错落，曲径蜿蜒通幽。苏公祠的面积并不大，关于东坡先生展陈的内容也不太多，粗略浏览，发现其中部分影像、文字貌似还有一些不严谨之处，阅读匆忙，印象不深。

苏公祠外，名为“洞酌亭”“浮粟泉”两处泉水，却让我们一行更有探究的兴趣，花了不少时间。

从旁边碑刻上的文字介绍得知，苏轼当

年贬居昌化军（儋州）途经琼州州城（今海口府城），寄寓城南开元寺，偶尔泛舟南溪，到南溪河畔郡城东北隅的树林间读书、闲游。苏轼看见附近的居民舀河水饮用，很不卫生，也有不少百姓因此而生病。虽是暂时寄寓时间很短的过客，但一生关注民生的苏轼，内心常满的民本情怀让其开始留心探寻，寻找附近的干净水源。

不得不说，苏轼是一位全才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当年的苏轼极有可能还是一位熟悉水利勘察的专业人士。经过观察附近地形地貌和南渡江的流势之后，苏轼大胆判断，在府城东北角“依地开凿，当得双泉”。当地民众根据苏轼的指点，一番开凿，两眼甘泉如苏轼所判断汨汨流出，民众掘泉为井，分别名为“洗心泉”“浮粟泉”。从那以后，琼城当地百姓多到此两泉中取水，“自是汲者常满”。

没多久，苏轼按例离琼赴儋。新任的琼州太守，承议郎陆公因为景仰敬重苏轼，便在苏轼指凿的洗心、浮粟两泉之上各盖一亭，分别命名为“临清亭”和“濯缨亭”，后又在两亭之间为双泉再建一亭，亭中竖有其所书“东坡双泉”石碑，只是未命亭名。可能陆公的期望，是有机会的时候再等苏轼命名，以作纪念。

三年后，还真等到了这样的机会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6月中旬，苏轼遇赦北归，途返琼城。重游南溪，见三年前自己选定位置开凿的洗心、浮粟双泉“汲者常满”，福泽琼城百姓，再加上陆公请其为亭题名的虔诚相待，苏轼心情舒畅，当即应允。苏轼取《诗经·大雅·洞酌》之意，挥笔写下“洞酌亭”三个遒劲大字，并乘兴作诗留别，还在类似题记的“并引”中清楚介绍了自己发现两眼甘泉和为泉亭题名经过。

洞酌亭中，有竖碑刻有苏轼仿《洞酌》诗体，写下的《洞酌亭》诗。其中结尾处一句，“既味我泉，亦听我诗”是苏轼借用《诗经·小雅》之句来点明，大意就是以后来这里的人，既可饮用我指凿的泉水，也可品味我留在这里的诗句，字里行间有酣畅淋漓的畅快之意。苏轼还以泉喻人，认为这两眼让众人所喜欢的泉水，从江里来，往海里去的，其浩然坦荡，不为私己，以此来坦诚自己一生坦荡无私、尽心为民的人世初心。

天色渐晚，祠内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观瞻兴趣盎然，得知来自苏轼的老家四川眉山，于是等候延迟关门。浮粟泉边，上下相通的大小两个方井，汨汨细流，清澈清凉，泉水不绝，一如东坡，润泽千年。

儋州坡井润众生

儋州中和，历史文化名镇，也是苏轼当年被贬儋州任“琼州别驾”的昌化军所在地。中和镇外南边，苏轼寓居儋州的桃榔庵遗址，文物考古发掘已经完成，留下深深浅浅的条石、房垣遗迹。遗址旁，立有其中后人为纪念苏轼的少有的双面石刻石碑。其中一面刻有“中正”两个大字，另一面石刻字迹已然模糊不可考。

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，十个月后，这里将建成一个主要展陈苏轼在琼州、儋州生活、学习的东坡纪念馆，并作为今年海南承办的全国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主景点。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七月，苏轼由琼城辗转到达昌化军贬所，“不得食官粮、不得住官舍、不得签公事”，苏轼所任的“琼州别驾”仅是一个虚衔。被贬儋州的苏东坡，虽有当地淳朴百姓的盛情相待，官方的昌化军史张中因对苏轼的景仰而专门安排住进官舍。不过，这样好景时日不长，苏轼就再次受到打压，被赶出官舍，栖身城外的桃榔林中。

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。”当时的儋耳，尚是蛮荒之地，被赶出官舍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苏轼只好拿出一点点积蓄，在城外桃榔林中买下了一块薄地，张中和当地诸生以及百姓纷纷伸出援手，帮助建成了五间草舍。“短篱寻丈间，寄我无穷境”，苏轼将这五间草舍命名为“桃榔庵”，身处蛮荒之地，尽管居所简陋，但多少还是心生慰藉。

桃榔庵遗址往西，沿路步行数百米，路旁有一井。井四周砖砌围栏，井口大约一米，移开保护的栅栏，可见井水水质清冽，完全可以饮用。井沿由海南特有的玄武岩箍成，井沿上，汲水绳索勒刻的深深浅浅的数条痕迹，透着经年累月的历史沧桑。

井旁围栏外，“宋苏文公神位”“东坡井”两块字迹斑驳的石碑引人注目。“桃榔庵西，是曰坡井，一井沛然，凿自公手”，碑上所刻文字载明，这口井，就是苏轼贬谪儋州的第二年夏秋，亲自勘察水脉，带着儋州诸生与周边的村民共同凿出，被当地村民称为“东坡井”。

“谪居儋耳，卜筑城南”“老人和过子相对，如两苦行僧耳”，居住在昌化军城外的桃榔庵，苏轼与儿子苏过的日子过得贫穷困苦，奈何他心怀民生疾苦，一有机会，想着的却是如何尽可能为民办点实事。

苏轼发现，因为这里临近大海，水质极

差，“白井皆咸”“饮食百物艰难”，村民们不得不依靠沟渠塘雨水满足日常所需。但这种取水用水方式，水质极易污染，长期饮用很容易对身体造成损害，以至于病亡者众多。鉴于“当地老百姓惯饮河塘水常病”，苏轼一方面为了解决自身日常干净用水，常到远处的北门江取清澈的江水沏茶煮饭；另一方面开始特别注意从附近四处寻觅干净水源，期望解决当地百姓健康饮水问题。

在桃榔庵西边的天庆观附近，苏轼发现一股甘泉，于是准备在此挖一口深井，以清洁之水供邻近村民共用。苏轼向到访的当地诸生符林、王霄、黎子云等人提议，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赞同。说干就干，苏轼率领诸生与当地百姓一起挖井箍井，数天工夫，一口甘泉井凿成，干净清冽的泉水涓涓细流，四时不竭。

寓居桃榔庵，苏轼曾经“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”，多有与文友唱和诗文的畅快愉悦；当然，明月当空之下，也有苏轼一个人沿着寂静的阡陌小道来到井边汲水，“有落月之相随，无一人之相同”的清冷孤寂。

一口东坡井，前后造福中和百姓900余年。当地百姓为感激苏轼帮助开挖此井，世代用上干净健康水源，于是便把此井改名为“东坡井”，还把所在的村子改名为“坡井村”。“坡井村”历经风雨，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

“坡井水千秋甘露，儋耳人万代诗风”。东坡井前的围栏两边有这样一副对联，对联的书法功底值得商榷，但文字其间饱含坡井村人对东坡先生重民生、兴文化的感恩和纪念之情。陪同我们考察的中和镇党委书记介绍，自东坡居儋之后，中和民间的楹联、书法等文化之风颇盛。到现在为止，每年春节，中和镇内不少人家都是自己撰联、制纸，自己书写春联，其中不少对联就与东坡井高度相关。譬如“东坡井水泡清茶，座对檐前陶令花”“泉深泽惠眉山露，玉润清风叩阊门”，这些实际上都是表达中和民众一直以来对东坡先生的景仰和纪念。

几口古井，数眼甘泉，只因遇上苏轼，几乎皆名东坡井。有资料记载，海南人纪念苏轼的泉井至少有六处，这些泉、井虽原有不同名字，但至今依然有不少人将其称之为“东坡井”。简单直接的称谓，其背后承载的是海南民众对东坡先生造福一方百姓的风骨，发自内心的深切缅怀和追思敬仰。

东坡过后仍东坡。不独只在海南，东坡先生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。
(2024年3月1日，寻章摘句散记于眉山)



文化·节气

惊蛰 春雷响 万物长

□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侨

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，3月5日，惊蛰到来。

惊蛰，古称“启蛰”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三个节气，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动物昆虫习性命名的节气。此时节，桃红柳绿，大地春回，韶光弥漫，万物生机勃勃，春意日渐浓郁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二月节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。”此前，由于冬季气候寒冷，动物藏伏土中，不饮不食，称为“蛰”，而惊蛰一到，阵阵春雷会惊醒蛰居的动物，称为“惊”。这也意味着天地阳气复苏，草木、虫蚁都恢复了活力，各色鲜花也次第开放，满园春色关不住。

以五天为一候，古人将惊蛰分为“三候”：一候桃始华。惊蛰前后，桃花开始在枝头绽放出迷人光彩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乃闹春之始。

二候仓庚鸣。仓庚就是黄鹂，黄鹂感到春阳之气，开始婉转啼鸣，春日生机可见可闻可感。

三候鹰化鸟。为“鸱”即布谷鸟，惊蛰时，天空中看不到雄鹰的踪迹，却能听到布谷鸟的鸣叫，因此古人认为鸱是由鹰变来的。

唐诗有云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

此时，气温和地温都在不断升高，土壤解冻，春风化雨，因此中国劳动人民自古都很重视惊蛰节气，并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，相应的田间管理也尤为重要。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农人年复一年，用辛勤的汗水换取丰收。

惊蛰时节，各种昆虫蠢蠢欲动，古时候，人们会手持清香、艾草，熏家中四角，以香味驱赶蛇虫鼠蚁和霉味。

在饮食方面，因为此时气温仍然偏低和干燥，所以应多吃生津润肺的食物。梨性寒味甘，有润肺止咳、滋阴清热的功效，在民间素有“惊蛰吃梨”的习俗。

树始绿，花始开，春暖大地的欢愉如约而至，烟火人间又热闹了起来。愿每个人都能在这春日画卷中，寻一份惬意，觅一种安宁。



满目金黄春意浓

张勇 摄

